

說約
合參

四書正解

卷之十九
孟子 公孫丑下

仁
2544
30-19

仁12
2544
30-19

四書大全說約合參正解卷之十九

朱世椿爾遐

丹陽吳基祿右彙輯

受業門人尹士傑漢三仝校

毛玉虎聖羽

孟子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
記孟子出處行實爲詳

天時章全旨

此章見人君以固結民心爲本當時用兵者類皆以天時地利爲務而不知以人和爲重故孟子言用兵貴得人心在得道得道以得人心則地利之險人爲之守天時之善人爲之乘戰則必勝矣不然雖天時地利何益之有哉首節推用兵之要而歸重于人和二節三節詳天時地利之不如人和四節五節言得人和之可以無敵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

參序孟子曰守國用兵之要有三天時地利人和是也而當時用兵者則惟以天時地利為務自我觀之得天時之善者雖可以勝敵然時適然之數耳不如地利之固其形勢可據為尤足憑也得地利之固者雖可以取勝然特有形之險耳不如人心之戴其無形之險為尤足恃也
析講大全蔡氏曰此舉用兵所恃者而第其輕重示人當知所重也天時地利屬之天地總不如人和在人可恃在用兵時較量○非謂天時地利可盡廢也但不知人和耳講此二句全要含蓄若是說便碍下二段矣○孤虛即空亡之謂王者為主相者輔之戰陣之法背孤擊虛則吉仁山金氏曰十甲如木之有幹十一時如木之有枝饒雙峰曰此以五行衰旺言之五行有孤虛時有旺相時春屬木甲乙木生丙丁火便是木旺而火相旺字即是王字相王之次也金到這裏衰所以孤孤者無輔之意水為母木為子子實則母虛水到此所以十

虛不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

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

如地利也

夫音扶

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

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

參序何以見天時不如地利彼三里之城七里之郭雖云小矣或者以兵環向而攻之而不能得勝夫環而攻之之久其間必有值于支王相天時之善者矣然而終不勝者以天時猶虛不如城郭之險阻足據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析講聯士曰非謂可以全無天時然不如矣下亦然○天時不如地利以攻者驗之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

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為守也

參序何以見地利不如人和彼其城非不高而難犯也池非

不深而難越也。兵革之所用以衛此城池者，非不堅利而可以敵人也。米粟之所積以保此城池者，非不多而可以久持也。然不得民心相與委而去之，而不為之守矣。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析講大全趙氏曰：古甲以革為之，故函人為茲皮之工。後世始用金曰鎧。兵革以衛此城池，米粟以寔此城池，故亦屬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以守者驗之。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域界限也

合參以此觀之，惟人和為重矣。故曰：域限其民不全，以封疆之界固守其國不全，以山谿之險威行天下不全，以兵革之利只看人心何如耳。以仁心行仁政而得人和之道者，則多助，不能以仁心行仁政而失人和之道者，則寡助。寡助之至，

既失人心，其極必至親戚亦叛之。况其遠者乎？多助之至，君既得人心，其極必至天下皆順之。况其近者乎？析講域民三句，非申地利只引起人和之為重。得道者多助，重看道不外仁義。然須在體恤民心上講，如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尤切助字是昭戴意，主乎堯。人和內便含得道意，非是又推人和之本在于得道。願之只是悅而願歸，未便是身歸。以下尚有攻戰一節也。天下順就其多助而極言之，非又多出助外也。得道該得廣凡所為合天理而順平人心皆是多助。言衆心願輔而不離畔也，正是人利處。此且就本國言至極也。兩至字宜只各就下句見。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

參序以我天下之所順者，攻彼親戚之所畔者，則彼之人民皆吾子弟，又誰與我為敵乎？故得道之君子有不戰則已，戰

則必勝矣又何從天時地利為哉
析講此見不假手于天時之善地利之險只就人和上決戰
勝以終首飾不如人和意○天下所順指
君言非謂率天下所順之人以攻彼國地

將朝章全旨

此章重君之不可召臣上前三節因齊王召已以
疾而傲其非疾後七節因齊臣議已不應召而明
其不可召總是不能違辭疾之情于齊王而詳明不可召之
意于齊臣也須知孟子以道自重正是敬王不是傲王望王
尊德樂道正是鼓其君以大有為處齊王托疾以召正是不
好臣其所受教而無不召之臣矣安望其為堯舜為湯為
桓而大有為耶○翼註云孟子居賓師之位故不可召孔子
居臣位則不俟駕行矣後面許多議論俱就賓師一項人說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

有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

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章內朝並音潮唯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

反下同○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
知而托疾以召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

參序孟子在齊居賓師之位與受祿而守官者不同在王可
就見而不可召見在孟子可以往見而不可以召見也一日
本將朝王王不知而使來人托詞以召之曰寡人如初願本
欲往而就見者也以有寒疾不可以風來朝將視朝不識未
子肯一來而使寡人得見乎孟子亦托詞以對曰不幸而亦
有疾不能造朝也其自重之意默寓于托疾之中矣

析講大全問齊王不合託疾否朱子曰未論託疾孟子之意
是說他不合來召為其賓師有事則王宜自來見若王召之
則有自尊之意故不往見○如字虛齋訓作往字次崖訓作
若字不若以欲字代之若曰如吾念頭本欲就見的適有寒
疾乃不如所願耳○不幸二字非欲其稱之說只是示不可
召而啓王尊德樂道之誠正是望王大有為處○在他國時
諸侯無越境之理只得以幣來聘故賢者受其幣而往見之
答陳代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此以在他國而言答萬章天
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此以在其國而言孟子托疾辭召即答萬章之意也

四書山房 卷之十九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
參序孟子明日即出弔于東郭氏使王知其非疾而警悟
公孫丑不知疑曰昔者方辭以疾今日便以弔出則是明為
托疾矣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蓋亦未告以本意也
析講析裏孟子辭疾出弔蓋恐齊王謂為真疾而不悟實師不可召之意也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

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

造於朝要平聲

孟仲子趙氏以為孟子之從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已言

參序王果不知孟子之非疾而使人問疾且以醫來孟仲子又不知其出弔之意而權詞以對曰昔者有王命來召適夫子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已趨造于朝但我不知于今能至于王朝乎抑未曾至于乎既對使後又使數人要孟子于路曰請必無歸而造于朝欲以塞已言也
析講昔者有王命至能至否乎是仲子失孟子之意不能達辭疾之情猶夫公孫丑之見也使數人至造于朝則又強孟子之行猶夫景丑之意見也要者固約之意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

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惡平聲下同

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嘆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參序問疾醫來正可達齊王之機也孟仲子如此謂縫則孟子本意不明而又無造朝之理其心亦良苦矣故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蓋景子齊臣欲以其意轉聞之王也景子不知乃曰內而家庭則有父子外而朝廷則有君臣二者人之

大倫也父子情親故父慈子孝而主于恩君臣分嚴故君禮臣恭而主于敬今世見王之致敬于臣也未見子之所以敬王也其如君臣之大倫何孟子驚嘆曰惡謂我為不敬王此言是何言也子未知我之敬也彼齊人但知以趨走卑順為恭而無以仁義與王言者非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固曰是君也但想有功利耳何足與言仁義也如此說爾是以斥庸輕忽其君則不敬莫大乎是我平日所學惟堯舜之道與王言亦皆堯舜之道若非堯舜仁義之道即快腸于心而不敢以之陳述于王前是蓋以盛下卑帝望王故齊人莫有如我敬王者而奈何以不敬加我也析謂指南不得已非謂人要之故為托疾本意不得達于王故借一宿以發明之與出甲同意內則二句重君臣邊主恩二句重臣敬君邊○景子就平日禮遇說未敬王含不應之意且勿露齊人以下總破未見所以敬王之意堯舜之道仁義是也不敢二字以心言陳王以堯舜正敬君以堯舜也故齊人莫如我一句直是愧殺無數齊臣○慶源輔氏曰丑之說奔走承順之敬敬君以貌故曰敬之小孟子所言之陳善閉邪致君堯舜之敬敬君以心故曰敬之大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夫音扶下同

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參存疑景子曰子以仁義告王為敬否也我所謂不敬王者非不與王言仁義之謂也禮有云子承父召則有唯無諾臣承君命之召則不俟駕車而行是急趨君命乃禮之當然也今子固已將朝也及聞王命之召而遂不果朝當與夫不俟駕之禮不相似然以是為不敬王也析講此正發上節不敬王意孟子居齊師景子以臣禮待之孟子且未暇與之論此下但詳明不可召意却亦重賓師論也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

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建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一以慢其二哉

與乎聲慊口簡反長上聲○慊恨也少也或作嫌字書以為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為心有所銜之義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為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參序孟子曰以我不赴召為不敬子言如是也而我不應召之故別有在豈如子與禮不相似之謂與亦以我不可召王不當召我爾曾子嘗曰晉楚太固之富誠不可及也然彼以

其富我以吾至足之仁仁統萬善不啻富也彼以其爵我以吾至貴之義義超萬物不啻貴也吾何不足而憊然子彼乎哉曾子之言如此世人但知富與爵耳曾子獨備仁義于其上夫豈不令于義而肯言之乎是或一種道理之所在也其道何在蓋通天下之所尊敬者有三樣人有爵位者一年齒高者二道德全者三在朝廷之上以貴臨賤各分不可或踰所尚莫如爵爵所以為達尊也在鄉黨之中以少事長先後不容或紊所尚莫如齒齒所以為達尊也若夫輔佐一世而致治安長率萬民而成教化惟有德者能之所尚莫如德德所以為達尊也德便是曾子所言之仁義此所以不憊于彼之富爵也然則在朝廷者其爵雖尊不過達尊之二耳惡得有其爵之一遂以之而慢夫齒與德達尊之二哉我之意謂此耳

析講引曾子之言正說不當召之意彼以其富四句有抑富貴伸仁義意非相當之謂吾何憊句是仁義無愧于富爵之意夫豈不義正見曾子重道處○是或一道不是疑詞故作宕句醒發出道字來達尊一段正解是或一道句雖是推曾子之意却發出說自家話方是○輔世不但佐君兼有扶翼

世道之意長民不但字民兼有表正民風之意下文不可不之臣正此人也○惡得有二句語意雖極聳峻却未嘗明指亦為實師二字在口中道不出故為此逗漏不盡之意耳說一慢字先破他王之敬子句後說尊樂不知是不足與有為痛切發明敬王之意○蔡氏曰孟子之意甚謂爵在王亦必得我仁義之士輔世長民方可為美為樂如何以一慢一我所以不應召者以大有為之臣自待正以大有為之君望王也此却非傲王正是敬王之意○仁則居天下之廣居安土樂天無求自足而摩視金玉故與富對義則行天下之大道謹進退明去就不以三公易其介而名節自高故與貴對此林次崖之說亦親切可味○朝廷莫如三句只申上達尊三之意非又添出隨在致隆意也貴主君言方應得齊王但有貴意朱子曰二者不相值則各伸其尊而無所屈一或相值則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正見得此自其相值言也○自惡得有其至意未皆是說王不當召我耳然却終不曾明說王不當召我一字詳中今齊王二字仍渾之為妙○存疑豈謂是字指景子所說言○蒙引輔世對御世者言如五百年王者興其間必有各世王者便是御世者各世便是輔

世者就人臣分言故不曰御世而曰輔世
長君長之長身天子至大夫士皆說得

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

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樂音洛

大有為之君大有作為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
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尊大也為是故耳
合參有不得慢二故從來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尊
禮而不可召之臣如干民社之事欲有謀焉則就見而諮之
君之所以重平臣者正以臣之以道自重而不可以召見也
然為人臣而必欲君之敬禮如此豈自尊大也此蓋有謀則
就正所謂尊德樂道也君必如是其尊德樂道乃可與有為
若其尊德樂道不如是則自驕以勢者必求臣以諂諂不用
言不從不足與之有為也此大有為之君所以
不召平臣而以道自重之臣亦不為之召也

析講蒙欲有謀焉則就之正是不召也帶上文看○尊德
樂道不如是謂不如是其尊德樂道也非謂尊德樂道而又

不如是也○德就賢者身上說道就賢者所抱說○麟士曰
不足與有為與字寔指臣故曰非欲自尊大語意在就之處
下斷○大有為之君正起湯桓下節遂以故字承之○此節
正明所以不可召之故相須股而相成甚大也○尊是心之
尊敬樂是心之愛慕○本有為一句非有是君即是臣之說
蓋不召主君言是今君自不敢召之也欲有謀句緊頂不召
句說就之下當補出君之重臣正以臣之
自重意來然後接入其尊德句段落方明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

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為臣任之也
參存疑故古來大有為之君如湯之于伊尹先以師道事之
從受學焉而後任之為相尊德樂道也故不勞而成王業足
以大有為也桓公之于管仲先以師道事之從受學焉而後
任之為相尊德樂道也故不勞而成霸業足以大有為也
析講翼註學而後臣非截然先後只是所重在學以尊禮做

第一件事而以委任繼之也委任亦不可少而從學尤急○此舉援古為証正見有不召之臣而成其大有為處臣字是任之隆意不是卑之詞不勞而王而伯是得伐夏救民之功尹身任之○李氏九合之功仲身為之而湯與桓遂事觀厥成也○學焉而後臣猶下節所云臣其所受教也不

是先以為師而後以為臣之說且本文亦無先字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

聲好去

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已可從使者也所受教謂已之所從學者也

參趙注今天下之人君諸侯土地相類德教齊等其有能建伯王之業而超越當時之君者無他故也以其皆好臣彼趨走承順為已所教之人而不好臣彼抱道自重為已所受教之人也不好臣其所受教是無不召之臣此所以地醜德齊而不能大有為也析講地醜言無一人能匹土地德齊言無一人能奮發有為

○此節與上節正一反惟其無不召之臣所以不能成其大有為耳○好臣其所教一句止與學焉而後臣者相異此所以不足與有為而其能相尚也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

不為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敬不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尊士為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參序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皆學焉後臣不敢召之來見者以其不可以召來也夫伊尹為王者佐其不召國重若管仲之賢何如且猶不可召而況其德其道更有卑管仲而不召為之者乎予奈何以人臣應召之禮律我也析講管仲且猶不可召只借來映起下句耳重桓公不召管仲仲上而況句隱隱說其露我字○孟子不說已不當應召只明齊王不當召已而已之不當應召自見○趙注孟子自謂

不爲魯仲放非齊王之召已也是以不往而朝見于齊王也

陳臻章全旨

此章見君子之辭受三當于理而已首節陳臻問辭受之迹而疑其非下是孟子詳辭受之義而明其是○全章問答皆爲齊發特借宋薛以形之須抑揚重辭上蓋宋薛弱小孟子偶爾經過原不望其行道兼之有詞故受餽以答若于齊則望其大行矣乃義不相合兼金之餽即有處尚不肯受况無處而貨取乎此意臻不能知孟子亦難以顯言故只就辭受上辨其皆是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也參序陳臻問曰辭受者君子之大節也夫子前日于齊王餽

以兼金一百鎰而夫子不受今日于宋餽七十鎰而受又于薛餽五十鎰而受夫同一餽也而受不受異焉吾恐前日之不受齊者是則今日之受宋與薛非也若今日之受宋與薛者是則前日之不受齊非也夫子必居一非于此矣析講問意重在不受齊餽前日不受四句側重在非一邊蓋只執一非字不見有義字也若知義則知是是非非不可同矣○二十四兩爲鎰○今日之受非謂其似近于傷廉前日之不受非謂其似失于卑陋總足泥辭受之迹以爲疑也

孟子曰皆是也

皆適於義也

參序孟子曰辭受何常惟義之歸耳吾之不受與受均適于義皆是而無非也固未可泥辭受之迹以議我也析講惟其皆適于義故得爲皆是皆是字還他問意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若必以贖辭曰餽贖

予何爲不受

贖徐刃反

賕送行者之禮也

參序當其在宋也子將之他國有是行禮遠行者必有盡以資途費故宋君致詞曰餽賕金以禮餽義可以受矣于何為不受此受于宋者是也

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

何為不受為兵之

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為孟子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

參麟士當其在薛也予有戒備不虞之心故薛君致詞曰聞戒故那時為備兵之資而餽義亦可以受矣予又何為不受此受于薛者是也

析講趙注辭只說聞子有戒備不虞之心餽金意頗不出故又自補為兵一句○必以餽可受也為兵餽亦可受也曰餽賕曰聞戒辭而已矣似反不甚重○時必已出薛之疆矣其令不可行故只得金為之兵餽此意見蒙引○上曰餽賕可以接受字此曰聞戒不可接受字故補曰故為兵餽之然故

為兵餽之自對行者必以賕餽何亦餽裝文法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

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焉於

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猶致也○

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予唯當於理而已

參序若前日于齊則于遠行戒心之類皆未有所處也無處而餽之是以財貨交之也衆人動于利斯可以貨取焉有守義之君子而可貨取而致者乎此我之所以不受也受不受一視夫義之當否故曰皆是也

析講大全朱子曰取是羅致之意輕受之便是被他以貨賄絡籠了○未有處全重自家說不重他人未有處與上遠行戒心對看是貨也與上兩辭對看焉有君子句與上于何為不受對看

平陸章全旨

此見君臣當各盡其職前三節論庫心後一節論王誠距心處見責不容辭不是責距心以不直以去之明其罪耳蓋欲距心為于不得為之時而其為王誦

之直是為距心申請下番使王知非距心所得為者而得為之也蓋欲其行與發之政以救溝壑離散之民非徒欲其知罪而已通章總見孟子之責齊君臣無非為民之念也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

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去上聲

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戰有枝兵也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

參序孟子在齊一日之平陸見其民不聊生乃謂其大夫距心曰凡事各有職守子之持戟之士設于行師之時一日而三次離失行伍則以兵法誅之否乎曰

失伍雖大法所必誅是奚待于三失乎析講一日三字妙甚伍不可一日失官不可一日曠此孟子隱寓責讓意○失伍是不在伍也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

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

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幾上聲

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為也

參序孟子因責之曰士之行列士之伍也臣之職守臣之伍也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何也子之職在養民者也今凶年飢歲子之民年老羸病者轉于溝壑而死壯者散于四方以求食幾千人矣民失所是子失職也其如國法何距心曰民之死散距心非不知之但倉廩不敢自發賦稅不敢自緩此其事非距心所得專為也

析講註此王之失政使然勿直出為是○幾千人總承轉溝壑散四方說○饑饉降曰凶年說得潤如水旱疾疫之類飢餓只是五穀不熟此字指民之轉散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

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

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為去聲死與之

與平聲 ○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

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

衆序孟子乃設喻以曉之曰子勿以不得為說也今有受人

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為之求牧地與芻草以養之矣求

牧與芻而不得則以牛羊反諸其人而去乎抑亦立視其牛

羊之死而不顧乎吾知必當反其人而不當立視其死也明

矣子之為王牧民既不能請于君以賑之又不去而坐視民

之死此其罪將安歸哉距心乃悟曰牧民而不知預求所以

養之而又不能去此則距心之罪誠有不容辭者也

析講牛羊一段意思已含在失伍內此特因其誘過故申明

之耳 ○麟士曰兩為之一樣猶常言替他也求牧今就地食

軍芻則又刈而儲之以補其不足故作兩項 ○此字正承立

視其死言不重

責其必去上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

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

也見音現為王

之為去聲

為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戶都孔太夫姓也為王誦其語

欲以風號王也 ○陳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

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為善

國者豈非說而不繹從而不改故耶

恭序孟子因欲警悟王他日又自平陸之齊見于王曰王之

大夫為都者臣所知有五人焉而能自知其失職之罪者惟

孔距心一人而已于是以已所以責距心距心所以自責者

一一為王誦之王乃自任曰不能發政施仁而使民不得聊

生臣不得盡職此則寡人失政之罪也敢不承夫子之教乎

析講蒙引臣知五人知之猶識也為王誦之此句記者之言

非孟子曰為王誦之 ○麟士曰為都治邑恐亦是大槩語邑

有先君之廟曰都雖都字一解然不應執定以証此處也不

然何得齊君廟遠有五處語類云恐亦是都鄙之都最得○
蔡氏曰此章孟子重字民之責而定齊君臣之非重君上蓋
不自盡其救民之志者臣之罪使
不得伸其救民之志者王之罪也

紙畫章全旨

此章見去就之各有其道上二節紙畫感孟子之
以留則留蓋紙畫定官言不用則當
去孟子守道則不妨從容以俟之也

孟子謂紙畫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帥似也為

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紙音遲畫

去聲與平聲 ○紙畫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
為近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
衆淺說孟子謂紙畫曰人臣之義惟君所使乃子之辭靈丘
之邑宰而請為士師其所為近似有理也蓋為士師司刑而
又近王王之刑罰不中則可以為己責而言之也則一得士
師當即有所言今既為士師數月矣聞王刑罰之得失不為

不熟矣豈未可以言與其于子之初意謂何也

析講謂字作諷字看辭靈丘令官守意請士師令言責意似
也乃畧述而諒其心也且虛說為其可以言也正解似也句
意數月二句只激之使言不曾諷之使去言近君之久聞刑
罰之得失不為不熟矣豈猶知之未審而
未可以言與不作刑罰皆中而未可以言

紙畫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

致猶還也

參序紙畫因此感動于是以刑罰之不中者進諫于王而王
不用遂致其為臣之職事而去雖紙畫
明于進退之義而寔孟子一激之力也
析講上句見其盡事君之忠下句見
其得守已之義重孟子有以激之

齊人曰所以為紙畫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

不知也為去聲

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
合參齊人曰當言而使之必言當去而使之必去是其所
為嘒嘒而成其去就之義者則善矣然在齊而道既不行去
又不決所以自為者則吾不知
也何明于為人而曉于為已也
析講齊人此言但知律孟子以人臣者
之常而不知孟子之于齊定未為臣也

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

序公都子以齊人之言告孟子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
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
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官守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責者綽綽寬貌裕寬意也孟

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
寬裕如此尹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

參漢說孟子曰吾聞之也人臣分理政事有官守者則盡其
職若君制之而不得盡其職則去人臣專司諫諍有言責者
則當盡言若君拒之而不得盡其言則去兩者不去則尸位
而素餐矣此人臣進退之常理也若我于齊雖在三卿之中
而不受萬鍾之祿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去無妨碍不去非
尸素則吾進退固非常法之所得而拘者豈
不綽綽然有餘裕哉齊人何以嘒嘒相議也
析講此明不去之故去退說進字帶言之不得其職是為君
所制不得其言是為君所拒則字甚緊繞不得便去無可
寬轉處與下綽綽相反進退二字活看不進便退也○不得
其職如前章非辟心之所得為是也不
得其言如本章諫于王而不用是也

為卿章全旨

此章見君子待小人之道上節見孟子待驩之嚴
下節見門人致疑而答之婉陽以存忠厚之意陰
以維道義之防全然是孔子待陽貨家
法與之同行不惡也不與之言嚴也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驪為輔行王驪朝暮見及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

蓋古盍反見音現

蓋齊下邑也王驪王嬖臣也輔行副使也反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參乎孟子為卿于齊為王出弔于滕王使蓋大夫王驪為輔行王驪朝暮進見出往而返乎齊滕之路孟子竟未嘗少便詞色與之言出弔所行之事也蓋以王驪非可與言之人故耳析講太全輔氏曰行事謂祭弔之禮邦交之儀凡禮文制數皆是○蒙引前章註孟子于齊處賁師之位大祭禮之而不居職任事召之則不往所謂客卿也又後章註我前日為卿嘗辭十萬之祿則是寔為卿但不受其祿以示齊王非利當貴耳故有為弔出弔之事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扶夫音

王驪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參序公孫丑不知而問曰凡人或勢分相隔或周旋不次則言有不能盡者王驪太夫今攝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乃自往以至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孟子有難于顯言者說詞以答之曰使事不治則有可與言夫彼有司既或已治之而儀文器數皆得其宜矣予又何言之有哉夫驪雖小人然有可與言而固不與言則為已甚而惡矣無可言而不與之言所謂不惡而嚴也析講朝暮見亦無不交一言之理當看行事二字是不嘗與言出使事以示不與小人共事之意也難到鎮日默然相對不成○齊卿二句正見可以與言不為小見勢分相次而非

自齊章全旨

隔不為近見相接日久而非道總要起下未嘗言行事句夫既或治之一句正答丑未嘗言行事一問予何言哉見不須更與王驪言也所以不與言之意未始及蓋欲使丑自悟耳此章見入子嘗盡其心然後盡于人心句最重先王之不禁人厚人子之用其厚總是個盡心悅字校字皆從心來不以天下儉親則心盡矣要段段破充虞木若以美然之疑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贏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

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贏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嘗輩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美太美也參淺說孟子自齊葬其母于魯及葬事畢後反于齊止于贏充虞請曰夫子前日有母之喪不知虞無治事之才使虞督理匠事當日事正嚴急夫子左在哀痛迫切之中虞故有疑

而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以釋其疑也向所用之棺木若似平太美然治喪恐不必如是其過厚也析講止于贏是回顧丘墓餘哀未忘不能遽前意嚴是喪事匆匆也屬孟子敦治也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

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槨稱之與棺相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為人觀視之美而已參淺說孟子自喪葬之從厚其來久矣古者棺槨厚薄無寸之度中古制禮棺始用七寸而槨亦稱之自天子以達于庶人皆得用之古人制必從厚如此非但為人觀視之美而已也蓋必如是然後堅厚久遠而人子之心借此少盡耳析講此節說先王之制以解木若以美之疑也古者一句輕只引起下數句○按下有且此化者節註堅厚久遠意宜虛渾講○人心是人子之心非他人之心○慶源輔氏曰無度想是過于厚觀易喪葬取之大過可見槨稱之亦七寸也

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為有財言得之而又為有財也或曰為當作而

泰序凡居親之喪而限于禮制而不得為的則分不容厚而不得盡其心固不可以為悅若貧乏無財則力不能厚而不能盡其心亦不可以為悅分既得之而又為有財此正人子盡心之時古之人皆用之而從厚吾何為

獨不然哉棺槨之美亦猶行古之道也

柳諱以為悅猶俗云如意○此節說已所以美其木之意應上節古者棺槨至達于庶人等句用之謂用厚葬之禮古之人指周公制禮以後之人言○悅快也所謂盡于人心也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忤乎比必上二及校音

效○比猶為也化者死者也校快也言為死者不使土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

參蒙引且夫事死如生親予一體木之堅厚久遠為化者不使土親近其肌膚于人子之心獨不快然無遺恨者乎此其所以以此為悅此其所以然後盡于人心也柳諱勿泥此字作別一段意此節即應上節盡于人心一句意見得用之正欲無使土親膚也生變為死故曰化猶逝者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送終之禮所當得為而不自盡是為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

參序向使得盡其心而不自盡是為天下惜此棺槨之費而薄于其親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財物而儉其親蓋慎終之禮必當盡心也則吾向用水之美者正盡人子之心而不敢以薄為道耳子何疑焉

析講此節述所聞言君子不薄其親正以見已當厚乎親乃反言以結上文之意也此不儉親所包自廣不專指棺槨言也以猶為也天下總言世上之言君子不為世間惜財物却在父母身上減省而儉于其親也

沈同章全旨

此章總見天討之不可私也上節就燕論燕見燕有可伐之罪下節就齊論齊見齊非可伐燕之人上節只發明可字下節只發明未也二字孟子不肯輕貸燕亦不肯輕與齊私字是上章之斷天字是一章之案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伐與之與平聲下伐與殺與同共音扶
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為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
參淺說沈同以其私意來問于孟子曰燕可伐與孟子據理

答之曰可伐夫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在子噲之為君也不得舉王命之爵土而私與人以燕子之為相也不得好天子之命而私受燕于子噲如有來仕者于此而子悅之不告于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彼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于子則可乎其不可也必矣彼以土地而私與私受何以異于是哉燕之君臣國王法所必討也此其所以可伐也

析講子噲一句正明可字之意兩不得字說得緊密是燕君臣罪案重受之天子邊則可乎非疑詞言私爵祿者之不可也何以異于是據燕論燕未曾一字及齊○輔氏曰沈同問燕可伐否耳固不問以齊伐燕為如何也若是以王命來問孟子必賞謹告之不但曰可而已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

之今有殺人者或問燕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
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
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

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
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楊氏曰燕固可伐矣
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用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
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

乎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
參淺說齊人借孟子之言而伐燕或問孟子曰夫子勸齊伐
燕有諸曰我未嘗勸之也而謂我勸者亦有由也彼沈同嘗
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遂然吾之言而伐之也彼如復
問曰孰可以伐之則吾將應之曰惟有道之君奉天討罪而
為天吏者則可以伐之苟非天吏是以暴易暴亦不可也譬
如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此殺人之入可殺與則將應之曰
可彼如復問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奉君執法而為士

師者則可以殺之若非士師則不免擅殺之罪矣今燕雖為
可伐之國而齊則非伐燕之人以齊伐燕是
即以燕伐燕也以此觀之吾何為勸之哉

析講觀上節仕不奉王命及此節士師則燕與齊同亂皆以
無王命也至平日所行仁暴尚未暇及耳○以燕伐燕猶夷
齊所歌以暴易暴○按此節當以一大字為主燕之私擅受
是不奉天命齊之擅征伐是不奉天討非夷舜而揖讓故至
齊之師非湯武而征誅故致燕之畔○蒙引今有殺人者與
人可殺與兩入字不同下一人字是殺人之入也○彼然而
伐之以上正言已未嘗有勸齊伐燕之語天吏以下明言已
所以不勸齊伐燕之意饒雙峰曰惟士師則可以殺有罪之
人泛泛如何可以擅殺惟天吏可以伐無道之國諸侯如何
可以擅相征伐天吏天所命者士師君所命者不吏以其有
道故天命之征伐如湯武是也沈同安曉此
理但知人之可伐而不知己之不可以伐人

燕人章全旨

不知處過之道也

此發古今處過之典以警文過之非上二節賈出
為齊王解懸下二節因其輕議聖人之過而責其

四書山角 卷之四

黎序齊取燕後燕人共立太子平爲王乃畔于齊王曰吾初
 欲取燕孟子嘗勸我順民心旣諸侯謀救燕孟子又勸我置
 君而去我不曾用其言而今其言皆驗吾甚慙愧焉
 而無以見之也此亦其羞惡本心有不寧自己者

解之ト惡ヲ監ハ平聲

陳賈齊太夫也管叔名鮒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

三

參序陳賈鄰夫乃逢迎曰王無以無可解慙爲患焉試問王
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孰智王以擬已大高乃警嘆曰惡是
何言也我豈敢望周公哉賈曰昔武王克商立紂子武庚以
嗣商後周公寔使管叔監守殷國及成王初立管叔遂與武
庚同謀而以殷畔周是畔周者管叔而使管叔者則周公也
假使周公預知其欲畔而故使之是陷管叔于死不仁之甚
也假使不知而誤使之是無先見之明不智之甚也夫不仁
卽不智仁智卽周公求之能兼盡也何況
于王乎賈請見孟子子而爲王解之何慙焉

析講實意太畧重不知而使見事固難料也引事則在二畔
字映帶○陳賈引周公本意要坐不智與周公欲以周公不
智而使管叔解糴齊主不智而取燕耳而況于王乎見不可
以周公之所未能
者而責之王也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

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與平聲
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諱惡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耶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
參序遂見孟子問曰周公何如人也孟子曰古之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有之曰周公預知其將畔也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知之則不使之矣曰然則公聖人也宜其有知人之明也且有不知而誤使之過與曰兄待他人可以通其惡而棄之自不宜有誤使之過今周公弟也

管叔兄也公以愛兄之心誠信任之寔不料其中變至此然則周公之過不亦天理人情之至為所迫有者乎而豈後世所以之藉口哉
析講然則聖人且有過與一句止買發問之意承接甚緊周公之典于齊事者全在兄弟二字兄弟一體公乃心王室而忍料其兄之畔也天理人情之謂何為兄受過故曰宜只可說這過是該有的不可說當理若當理則非過矣○不知管叔之畔與不知燕人之畔其不智亦相類但所爭只在周公弟也管叔兄也二句孟子不說周公無過只說周公以兄弟之故不忍逆料自宜有此過在他人不
可以此例論矣不亦宜乎有多少含蓄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而為之辭更平聲
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

爲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實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過也○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已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鄒夫方且爲之曲爲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置之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參存疑且夫人之處過亦有古今之不同焉古之君子有過則就自家改之知之未嘗復行今之君子有過就自家順從了只依他做去而憚於自改以成其過古之君子其過也無所掩覆如日月之食而暫晦其明民皆見之而及其改之也復于無過如日月復明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但順之而已又從而自爲之飾詞以文其過各一過也而古今不相及如此可不省哉析講于改之下又說個見仰于順之下又說個爲之飾詞是卽上兩句而充拓之也○爲之辭爲字讀平聲○麟士曰此節卽連過字帶下閑論一番而大指自見下段古之君子其過也直至而仰之爲一截今之君子至末爲一截一是不諱

其過一是文飾其過皆進一節說○翼註古之君子其過不指周公未段民皆見之固不肯爲之辭更也民皆仰之又何必爲之辭如此云云與下面有情○爲之辭是衍文改過陳賈代爲君辭又在言外○新安陳氏曰此節孟子窺賈爲君文過之心于不言之表而責之○未繳云此古之君子所以不復于無過今之君子所以卒歸于有過也自愛其身者因當以古人自處愛人以德者又豈可以令人待之哉陳賈之意本欲借周公不知之過以解齊王之慙是乃爲君文過而反陷其君于有過也故孟子正言以斥之此意須合着爲效此章總見君子不以利爲去就也首一節婉荅齊王見行道之心下面深拒時子見守道之義○齊王留孟子之辭與處孟子之法全無好賢真心徒以利來籠絡孟子而時子陳子俱以王命爲可從而不悟其非君臣節弟之間有市心矣故孟子引季孫之言釋龍斷之說詳言利之一字以曉之而道之行與不行勿論蓋孟子之魚齊爲行道也其去齊爲道不行也此意難以顯言只粗說个不欲富使知志不屑此而所以不可留之故卽在言外

致爲章全旨

孟子致為臣而歸

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
參序孟子仕齊為卿雖不受祿亦臣位也久而道不得行乃致為臣而歸去
析講蒙引致送至也致為臣送還其臣于君也○孟子于齊仕而不受祿其所謂祿不過署其名而寔則未嘗食祿任事正所謂前日為卿嘗辭十萬之祿也故夫就得以自由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待同朝

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

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

潮音

參序說王就見孟子曰前日太子未到吾國之時寡人願見而不可得及到吾國而寡人得待夫子不但寡人喜悅凡吾同朝之臣皆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夫子肯不終絕可使此別之後尚可再來使寡人得再見否乎孟子對曰具

日至齊未可預必不敢以請于王耳然繼此得見乃吾之願也此可見行道為君子本心而枉道為君子之大戒也析講王曰繼見日已無留之之寔可知就見數語似留似別孟子謂不敢請者嫌于進固所願者不忘愛君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

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

我言之

擊

時子齊臣也中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參序孟子雖欲去而猶不忍即去至于他日而猶在齊也其望王可知矣矣王因謂時子曰我待孟子以卿相之位而猶不肯留必謂我尊敬之未至耳我欲當齊之國中而授孟子以室居養其從游弟子以萬鍾之祿使上而諸大夫下而國人皆尊之為師有所尊重而取法焉子何不為我言之而使之勿去也

析講大全王氏曰王寔意留孟子見其他日未即去故姑留以傳好賢之名室與祿不平重祿上故下只以萬鍾言總之是子弟從之之事而非其君用之之事豈孟子行道本心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

孟子

陳子即陳臻也

參序時子奉王命因托陳子以轉告

孟子陳子遂以時子之言告之孟子

析講齊王不敢自達而托于其臣齊臣不敢徑達而托于門人亦可謂知所尊矣然以利誘之是非能尊孟子者而陳子之告亦未必能知孟子也○蔡氏曰因循托也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子欲富

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

夫音扶
惡平聲

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

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為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為此也

參淺說齊王之所處孟子者未為不可然道不行而諄諄以祿養為言近于利誘孟子婉言以拒之曰子所述時子之言是如此耶夫時子惡知我之不可以留齊也夫齊王之所以處我者如此而復留是我欲富矣如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為卿嘗辭十萬鍾之祿而不受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辭多而受少欲富者固如是乎况我本非欲富也

析講此因萬鍾之饋是以利留故亦借利邊言不可留之意而不顯言其不可復留之故末二節亦是此意而詳明其不可也○按正詞以辭王止此下皆因欲富二字引証明之

季孫曰異哉乎子叔疑使已為政不用則亦已

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

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

龍音

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斷龍

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爲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爲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
參序且我既辭卿位復以萬鍾留齊是不得于彼而求得于此與子叔疑無異矣昔季孫嘗譏子叔疑曰異哉子叔疑之爲人也使已得位爲政至不見用則亦已焉矣又必百計使其子弟爲卿以代已專政此其志不過爲富貴耳夫人情亦孰不欲富貴而子叔疑獨于富貴之中存患得患失之念展轉營謀有私龍斷焉不亦異哉季孫之言如此
析講申明上節不可之意借他人語表白已意異字虛下正明其異上使字是假使下使字是使令○叔疑是客龍斷是客中之客叔疑是不得此求得彼龍斷是欲得此兼得彼與辭彼受此者迥雖不同爲利之心一也○釋龍斷在下節此宜準講○私竊據也從獨字生來以人有同欲者而已獨專之便有竊據意○慶源輔氏曰舉季孫所譏子叔疑之事以見我不敢效此之意辭祿而受餽雖多寡之不同畢竟是既不得于此而又求得于彼也

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爲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爲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爲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
參淺說彼所謂龍斷者何如也蓋古之爲市者各以其所有者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其爭訟而已未始征其稅也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最高處而登之以左顧右盼而網取一市之利思盡取之人皆惡其專利而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後世緣此征商人是征商寔自此賤丈夫始矣此季孫龍斷之說

也蓋所以譏子叔疑不得于已而又欲求得于子弟也罷斷
可爲哉此予所以不留也時子思知之耶
析講大全饒氏曰左右望是欲全得之萬一不得于此亦可
得于彼不得于此是譬喻辭十萬得于彼是譬喻受萬○陳
氏曰此節重一賤字孟子有引喻以終
之而不復說上正意者此章之類是也

去齊章全旨

此章見君子不可輕留而留君子者必開悟君心
以君命留之而後可也首節去國而有所望次節
因人之留行而示以絕之之意下二
節因人之不悅而明其絕之之意

孟子去齊宿於晝

書如字或曰晝
作晝音獲下同

晝齊西南近邑也

衆淺說孟子已去齊而仍宿于
晝亦遲遲吾行而未忍遽去也

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

爲去聲
下同隱

於斯反 ○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臥也

衆淺說時有以已意而欲爲王留孟子之行坐而言其所
留之意蓋有愛賢之意而不知待賢之禮也故

孟子不應其言且隱几而臥若置之罔聞焉

析講隱而臥蓋示不欲聞其言而亦不欲接其人總是絕之
之意此全因其不用王命而絕之不因其坐而言也○按隱
几者手憑几上几掩手下有隱伏意備考演繁露曰
凡與案自是兩物凡坐具也曲木附身以自掩也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

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

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泚柳申詳無人

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齊側皆反復扶
又反語去聲

齊宿齊戒起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道達誠意於
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泚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
之不如子思然子思意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

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

參淺說客不悅曰弟子以夫子之行不敢輕率而留齊宿而後敢進言夫子臥而不聽拒人如此請從此辭勿復敢見矣曰坐子不知我隱凡不應之意我明請子大凡賢者之去就非苟焉已也昔者魯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于子思之側以通其敬賢之忱所以能安子思也若無人乎子思之側道遠其誠意則不能安子思也繆柳申詳在魯時有薦賢者在繆公之側稱道一子之賢而啓君以重道之意所以能安其身也若無人乎繆公之側以維持之則一子必去不能安其身蓋賢者必以君之敬禮而留如此

析講蒙引兩無入乎俱反言以見其有人上人字是繆公使之下人字是魯廷自有其人使公無失禮于人說子思一段影客當奉王命來說繆柳申詳一段影客當開悟齊王敬賢之意其寔孟子非繆柳申詳之匹亦非欲齊王待以繆柳申詳之禮也○**太全**或問繆柳申詳朱子曰非謂一子之心倚君側之人也語其勢則然耳若一子之心如此則與世之垢面汗行而事君側便嬖之人者何以異乎○**史氏**曰孟子既言繆公待子思之事又言繆柳申詳自處之事見賢者去就

之義有此二等之不同耳至于所以自處則惟在于子思之一事若二子則帶言之觀下文慮不及下思之言可見○昔者二段重上段觀繆公無人乎云云可見繆公特以待二子者待子思必不能安子思矣孟子平白自知之明自任之重爲何如齊王若以繆公待二子者待之其不能安孟子明矣觀下文爲長者慮二句則知孟子今以子思自處也

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

子乎

聲長上

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爲主置我是所以爲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絕我也我之臥而不應豈爲先絕子乎參蒙引繆公之于子思則自使人于其側使子之置我出自王之誠意則待我以禮安敢不置今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爲王置我則是子爲長者慮而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是不以子思待我薄待長者矣子試思之置我而寔輕我豈非子先絕長者乎而觀可謂長者先絕于乎而可和我隱凡不

四書正

卷之十九

孟子

應之故矣

析請于絕長者二句勿滯作兩語之詞上句承不及于思來是為先絕長者也臥而不應分明是絕但不為先絕于耳。魯人安于思周旋于未去之先齊人安孟子私言于既去之後下為一句正責其平日不專指留行一節意

尹士章全旨

此章見君子行道之心去留皆有至意在首節分上因孟子之去而尹士致重其譏重滯滯邊故孟子亦只辨滯滯一節下因孟子之言而尹士悟其失以在王由是思為善句王如思子三句非自負語正見王可為善故欲輔之行其道而不忍遽去耳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于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滯滯也士則茲不悅語去聲

尹士齊人也下求也澤恩澤也滯滯遲留也

參序孟子去齊而遲遲其行尹士私譏人曰去就乃士人之不節王之非湯武人皆知之若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而必欲輔之以立功業則無擇君之智是不明也若既識其不可然且至齊而就之則是志在利祿而于澤也千里而見王志在遇合以不得遇之故而去宜其速矣乃三宿于晝而後出境是何滯滯也孟子平目所為我所悅

服士則因此一節而有所不悅于心也

析譏參氏曰尹士譏孟子曰不明曰于澤曰滯滯今孟子只辨滯滯一句然曰千里見王是王所欲也便見王未必不可以為湯武而非于澤之意尤明矣故王上一譏不條析

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參序高子以尹士相譏之言告孟子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

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

大音扶下同惡平聲

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參淺說孟子曰夫尹士惡知予之心哉千里而見王誠不敢料王之不可為湯武而因之以行道濟時是予之本心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本心所欲哉道不得行而位

不可苟展轉思維予蓋有所不得已于此也

析講惡知予哉空空說予所欲欲王為湯武也不遇故去有大違予初心意不得已三字重看惟不得已而去故三宿猶以為速猶望復追也語意亦有無限淒涼至情○不得已者心不欲去義不容以不去展轉圖維不能自已也下三節意俱跟此句說去

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
王如改諸則必反予

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
參序予不得已而去則三宿出晝尹士以為濡滯于予心猶

以為速謹以王之所以使我去固王之過然人孰無過而過無不可改王庶幾改之乎王如改諸則以王道為必可行以五言為必可信必將反予而吾道之遇未可知矣此三宿出晝之心即千里至齊之心也而安容遽出境也
析講此節正明其非濡滯也此是未出晝時心事○尹士曰是何濡滯孟子曰猶以為速猶字正從彼句來語氣亦與七十皇之困民猶以為小相似王庶幾三句是未出晝時望其如此予雖然以下是出晝後猶不忍舍王皆因其足用為善故耳若將猶以為速節作出晝後事未免與下節意複矣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
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
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
之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

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爲善
若乃其心不然而認爲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爲哉
衆序惟其出畫而王不予追也則王心終于不悟予然後浩
然有歸志而長往以失也雖然歸志決矣予豈終能舍王哉
王之天資朴實推其不忍廢其所好猶足引用之以爲善也
使王果有志于爲善而用予以輔之則保民而王豈徒齊民
安天下之民舉安湯武之功未嘗不可致也王庶
幾改其過乎吾方日切望其反予而能終舍之耶
新講麟士曰豈徒二句稍重王身上一講方不嫌自譽庶幾二
句則仍是反于意非有他也○三宿一節言方去之時有望
主之誠庶幾三句明予心猶以爲速以見非濡滯也王猶足
用以下正明豈舍王意○王如用予二句正見足用爲善意
陳新安曰孟子所歷如滕文雖樂道然國微弱道必難行其
次如魯沮于臧倉又不必行大國齊梁也梁主不足與有爲
襄尤劣矣庶幾焉者其齊宜乎齊有足以安天下之勢孟子
又有安天下之道王天資誠朴
若可與有行者所以拳拳望之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

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

頂反見音現 ○悻悻怒意也窮盡也

參亨夫子之民生在念而故主情深豈若是小丈夫然哉有
所諫于其君而君或不愛則心懷忿怒悻悻然不平之色見
于其面熱然而去窮盡一月驅驅之力而後止宿全無愛君
憂國之心哉噫濡滯之名予寧受之可也尹士惡知之
新講此節合上兩節只是一意反覆言之以辨其
濡滯之謬也○然字解下三句意小丈夫以量言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
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而荷簣者所以爲果也
參序尹士聞之自悟其失曰士誠小人也但見得去就之際
不可不明豈知行道濟時愛君澤民之
念惓惓不釋君子之所爲有如此也

析講小人以識言集註本心謂其初本欲如此也餘意則後來不得已之意耳

充虞章全旨

此章見孟子憂世之心以時可爲而不得爲也充虞以不豫當怨尤孟子曉之以不怨尤者處而修己之學而非必忘乎世不豫者出而憂世之心而不得爲怨尤蓋不怨尤是聖賢一生心事悲天憫人是聖賢一生擔當然通章重憂世邊樂天意不重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

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路問於路中問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

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

衆序孟子不遇去齊充虞路中問曰夫子出書以來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窮通得喪天也君子不計得于天而不怨天用舍于每人也君子不食于人而不尤人以此言觀之則亦無往而不豫而夫子何有然也

日彼一時此一時也

彼前日此今日

衆存疑孟子曰彼一時尋常無事之時也此一時吾道行止之時也有不可以彼時之言而律今時之所處也析講重下一句言當此時時候雖欲不怨天憫人不可得也○前日所論之時正爲君子修身言之惟當反求之已故無怨尤今日所遭之時則天憫人窮于此而決能不爲吾道悲乎雖無怨尤亦不能釋然于茲也安能執前日之言以概之今日乎而況其不豫色又非所謂怨天尤人也不可分樂天憂世爲兩時事○陳新安日前日言不怨尤之時與今日所遇之時不同下皆言此一時之意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各於一世者爲之輔佐若皋陶稷契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參序此時何時乎自古明良相遇必有一定之期而不可見

歷覽往世大約五百年貞元會合必有王者受命而興然王
者不能獨治其間必有德業聞望可各于一世
者出而輔之蓋自古而然矣何今之不然也

析講大全通考此節爲下節數與時張本五百年最重孟子
不豫根源全在此其間正指將興未興時言之是以各世
上王者非以王者卜各世若泥上句看下句似各世因王者而
有則此一特王者不作亦遂無各世乎此却說各世先王者
有爲王者所必賴遂覺孟子壯懷若揭而必
有字亦英英有生氣必有字重所斷斷之辭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
時考之則可矣

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爲
之日於是而不得有所爲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
參後說乃由周文武而來王者不作七百有餘歲矣以五百
年之數計之則已過其曆矣以當今之時考之則亂極思治
王者當興而各世可以有爲之日矣于此時而不得

以輔之有爲而立各世之事業此所以不能無不豫也
析講蒙引由周至則過矣是一段事以其時考付又是
一段意其歸則同數已過而王者不興則不得有所遇以立吾
各世事業時當可爲而不得有爲則更無可爲之
時以成吾各世之功此正說不能無不豫之故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
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

夫育扶
舍上聲

言當此之時而使我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
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爲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
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
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
參後說夫世之治亂皆天爲之當此時而我猶不遇是特天
之未欲平治天下也如天意一轉而欲平治天下則當今之
世懷各世之具者舍我其誰也天意未可知則平治固有日
而其具又在我則大行猶有時隨吾所遇安意
以俟之耳吾雖若有不豫而其寔何爲不豫哉

析講自上節視之則孟子不能無不豫也憂世之志也自此節視之則孟子未嘗不豫樂天之誠也憂樂自常情視之則相反自聖賢言之則並行而不悖意本大全輔氏○麟士曰集註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活甚便可想得見未嘗不豫意初無難解○前節註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此句終住妙若無此句亦起吾何爲不豫哉不得○此正解今日所以不豫之意惟其不然所以不免于有憂也章內時字重看○註中其具在我其字謂能平治天下之道也

居休章全旨

此章總明孟子不受祿之意首節丑疑不受祿于齊末節明其不受祿之由末節雖言所以不速去之故亦以發上不受祿之意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休地名

參序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居人之位則當食人之祿今夫子既仕于齊而又不受祿豈古之道有然乎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

參序曰非古道也吾之所以不受者以吾始來齊于崇地得見王即知其不能我用起而便有去志此志不欲變故不受其祿也

析講陳新安曰若將去而受祿是苟受也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參序志不變則當去而不速其行者何也吾見王之後齊繼而有師旅之命上下戒嚴不可以請勢有所阻不得不久留于齊寔非我志也夫我始終不受祿之故如此

析講退而有去志久于齊非我志也兩志字相照應○大全
南軒張氏曰孟子之去齊三宿出書而以爲速此章云云何
也初見察王之情必有不能用者則可去之幾未嘗不先覺
也又以其質亦有可取故不受其祿姑留以觀其感悟與否
也豈徒爲苟留而已哉○陳氏曰不受其祿此孟子最高處
其超然不屈進退餘裕本全在此一受其祿則爲祿所縻是
爲祿而仕耳○此節又言不速去
之故亦以發明上文不受祿之意

